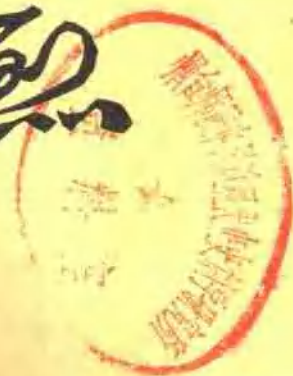


16.06

淇县英烈

上 集



中共淇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八月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淇 县 英 烈
上 集

中共淇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八月

目 录

英明永在 浩气长存

——冯金堂烈士传略.....张洪琪 1

魏十篇传略.....唐县党史办公室 8

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王舒苗烈士传略.....杨金国 22

赤胆忠心照河山

——刘耕夫传略.....赵树人 33

和烈同志传略.....杨金国 47

鞠躬尽瘁为革命

——牛升堂传略.....赵树人 63

洒尽热血为人民

——阎惠民同志传略.....赵树人 74

英雄的武工队长

——记王鸿照烈士.....赵树人 85

宁死不屈 英名永存

——潘麦生烈士小传.....李卫春 92

为革命不怕粉身碎骨

——记陈清志烈士.....杨金国 98

碧血写春秋

——记赵毛姐烈士.....李卫春 105

英名永在 浩气长存

——冯金堂烈士传略

张洪琪

冯金堂（冯锦棠）1885年出生于河南省淇县北关一个贫农家庭。由于地主的盘剥，加上水旱连年灾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他九岁时，父亲冯登吉领着全家逃荒到焦作，在墙南村落户。

因生活逼迫，冯金堂的父亲到焦作上马村土窑挖煤，沉重的苦役，非人的折磨，在他年仅40岁时，就丢下五个儿子离开了人世。冯金堂排行第五，父亲去世后，十岁的冯金堂就到焦作北厂二号井下窑拉筐，他象牛马一样四肢着地，在上擦脊梁，下磨肚皮的巷道里，跪着、爬着拉那一百多斤重的煤筐，经常挨监工一脚踢拳打，受尽折磨。不久，冯金堂的二哥，在煤窑活活累死；三哥在修武张庄一个地主家当长工也含愤死去；四哥逃荒在外，去向不明，后来听说在东北煤矿干工，在生命奄奄一息时，被资本家扔到万人坑里，大讨在原籍务农，被敌人用火烧死。亲人们的悲惨遭遇，使冯金堂对旧社会充满了深仇大恨。

民国初期，冯金堂经表兄介绍，到焦作英国资本家格拉斯家中做做洗衣服。当时，焦作煤矿是英商福公司开办，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对焦作矿工进行残无人道的欺凌，“穷苦矿工悲歌多，矿工血泪流成河，只见煤炭车车走，哪见矿工几人活。”这首歌谣是对英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工人的无情揭露，也是中国工人对英帝国

主义的血泪控诉。

冯金堂给英国资本家当厨工，处处被人歧视，受尽了任人驱使，横遭辱骂的待遇。格拉所坐着吃饭，冯金堂立着伺候，稍有怠慢，就是一顿臭骂。冯金堂越来越清楚地看透了资本家吃人的野性，强烈的反抗情绪，在他心中犹如一堆干柴，一通火种便会熊熊燃烧。

1925年6月，汹涌澎湃的“五卅”反帝运动传到焦作矿区。党组织负责人罗思危同志为了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尽快掀起罢工斗争风暴，于6月中旬在道清铁路办起了工人夜校。冯金堂、崔长永等人都参加了夜校学习。罗思危同志白天教工人学文化，夜晚给大家宣传革命道理。他给大家讲：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什么是政党等内容。有一次他问冯金堂说：“你为什么在农村受苦受压迫，来到矿区反而受压迫更重？为什么咱穷人老受穷？是资本家养活咱，还是咱养活资本家？”冯金堂说：“人家都说咱命苦！”“不对。”罗思危摇摇头说。

“罗先生，俺兄弟们是电杆子拉明琴的大老粗，你是个识文识字的人，多指教指教吧！”冯金堂恳求的说。

罗思危笑着说：“别看我识几个字，也是苦出身，咱们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咱兄弟们尽管脸谱不一样，年龄不一，性格不同，都是一根藤上结的苦瓜！”罗思危接着说：“不是咱命苦，是因为受资本家剥削。高楼大厦是我们工人盖的，机器是我们工人造的，煤炭是我们工人挖的，没有我们工人，世界上还有什么呢？……”罗思危的

就象春天的雨露，滋润着冯金堂的心田。

“罗思危，啥叫资本家？”冯金堂问。

“你给谁出力卖命？”罗思危点头笑着回答。

“窑主、英国佬！”

“对，他们都是资本家，我们工人拚死拚活干一个月，只挣十来块钱，格拉斯、费须福这些英国佬整天玩猫斗狗，坐享其乐，每月工资五、六百元，比我们多几十倍，是工人的血汗把他们养肥啦！”

“对，是我们养活他们，我给英国佬当了杂役后，每天起早贪黑伺候他们，他们每天鸡鸭鱼肉吃不完，我们工人连糠窝窝头也吃不饱，资本家不打倒，我们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冯金堂通过夜校学习，身上非常轻松，过去心里一直想不通的事明白了，久积胸中的民族仇恨和爱国热情象火山般迸发出来，他口才好，记忆力强，走街串巷，给矿工和家属讲“五卅”惨案的经过，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原因，启发大家阶级觉悟，常带领大家积极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

党组织根据焦作矿区革命形势的发展情况，认为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都已完成，决定举行“三罢”。福公司英籍资本家的二百多名家庭雇员在冯金堂的带动下，首先开展了罢工。7月2日早晨，冯金堂和全体雇员来到格拉斯院里，开始格拉斯仍满不在乎说：“你们不去干活，来这里闹什么？”冯金堂近逼几步，指着格拉斯的鼻子说：“我们不干了！”“为什么？”“我们要自由、

要解放、要当家做主人，要打倒你们这群吃人的野狼！”格拉斯一听，绿眼变成了红眼。按照福公司的“规矩”，中国工人跟洋监工说话，要远离三尺，还要先敬个礼。今天中国一个“苦力”，竟敢指着鼻子骂“洋大人”，这还了得。格拉斯暴跳如雷，举起拐杖就打，冯金堂手急眼快，顺手夺下，扔在地上，大家齐声怒吼：“打倒英国鬼子！”格拉斯吓的象戳破了的猪水泡瘫在地上，雇员们怀着胜利的喜悦，离开了格拉斯的院子。

7月6日上午，冯金堂等二百多名厨工、花匠、翻译、佣人等齐聚焦作公园，集会游行，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血腥暴动，雇员们罢工最快，条件比较成熟。这一天他们成立了厨司工会，公推冯金堂为会长，从而拉开了波澜壮阔，历时9个月的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的序幕。

罢工后，冯金堂领导的厨司工会与煤矿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支援，协同作战，表现出坚定的罢工意志，井然的罢工秩序，严格的罢工纪律，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冯金堂等代表焦作煤矿工人向英商福公司提出了改善工人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的22项要求，作为复工条件。这22项要求，象22条绞索套在福公司经理费须福的脖子上，勒得他喘不过气来。开始，他指使工头们，企图用造谣破坏、金钱收买等手法破坏罢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觉悟了的广大矿工面前，他们的阴谋一个一个地被粉碎了。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向工人请求谈判，所以罢工。

1925年底，冯金堂等5人受近两万 名焦作矿工的委托，代表工人到北京与英国资本家举行谈判。

谈判之前，工贼张竹山拿2500元银元，给代表说：“给你每人500元，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回去劝说工人复工吧。”冯金堂当场揭露了工贼的丑恶嘴脸及其阴谋，谈判开始后，冯金堂等人拒绝了英方提出的“边谈判、边复工”的无理要求，坚持22天复工斗争，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维护了焦作矿工的利益。

在这次罢工中，冯金堂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罢工胜利后，冯金堂被调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

1927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包围了河南省委在开封鼓楼街的一个地下联络点，冯金堂不幸被捕，在狱中，冯金堂受尽了酷刑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这年10月冯金堂被无罪释放。

出狱后，根据党的指示，冯金堂回到焦作矿区，在焦作东马市街（现在新华中街30号）以开设洗衣局为名，建立党的地下联络站。这个时期，冯金堂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兼中共焦作特支书记，领导周围地区的地下斗争和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在白色恐怖下，他深入附近农村和煤矿井下，发动和组织群众举行多种形势的斗争，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1932月4月，冯金堂根据省委《四月指示》的精神，多次召开党的会议，认真总结了1931年9月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

在中原公司煤矿中，从下层入手，充分发动群众，再次组织罢工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发动，组织团结了500多名工人积极分子，秘密参加了工会，并根据矿上童工多的特点，派刘光亚到井下组织了“小朋友会”，为这次罢工作了组织准备。8月中旬正当冯金堂深入李河矿工人中发动斗争取消包工制，实行三八制的罢工时，被内奸冯××告密，再次落入敌手。8月16日晚7点多，冯金堂刚回到家中，突然闯进七、八个手持长枪的国民党官兵，进门便问：“冯金堂哪里去了？”同院人都说：“不知道！”敌人搜查了一阵后，抓住同院矿工张学明毒打，要张学明交出冯金堂，冯金堂在后院夹皮墙内挺身而出，厉声说：“不要打人了，我就是冯金堂！”

敌人抓住冯金堂同志后如获至宝，开始押在焦作国民党党部，接着派了一连兵力，把他押送到开封国民党河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审讯。

在军法处的监狱里，冯被视为“要犯”，戴上脚镣手铐。他们企图从冯金堂身上打开缺口，从他嘴里掏出中共河南省委的工作地点和成员名单，一举破坏河南的地下党组织。开始敌人对冯金堂以金钱利诱等手段进行劝降，但冯金堂义正辞严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无耻罪行。软的不行，就用皮鞭毒打，打得他遍体鳞伤，浑身上下血肉模糊；敌人还用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刑法残酷折磨。但冯金堂威武不屈，始终未从他嘴里掏出任何东西。军法处“黔驴技穷”，决定杀害他。1932年10月2日，军法处派兵到监狱带冯金堂时，冯从容不迫，视死如归，镇定的把衣物送给同牢的难友刘×，用力摔碎自

己的饭碗。昂首挺胸地向刑场走去。同时被害的，还有在焦作和冯金堂一块被捕的地下党员王子春同志等四人。他们被押至开封市西门外空旷野地一个四米建方深坑旁，法官朝着冯金堂冷笑了几声，说：“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交出地下党的名单，马上放你回去。不然的话，就不客气了！”

冯金堂轻蔑的扫了一眼面前的土坑，满不在乎的说：“要杀就杀不必废话！”

“我告诉你，人死了是不会复活的，我把你埋在地下，看你还当不当共产党！”

“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怕死，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我也告诉你，共产党人是斩不绝的、杀不尽的！”

刽子手被冯金堂同志的浩然正气镇住了。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法官下令立即执行，冯金堂等四位同志被推进了那个深坑里……

“打倒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在刑场上空回响。

不屈的战士、人民的好儿子——冯金堂同志光荣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他47岁。

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冯金堂同志为革命烈士。冯金堂是我们党和民族的骄傲。他的英名将与巍峨太行山一样，永世长存。

（原载《焦作党史资料》1985年第2期）

魏 十 篇 传 略

唐县党史办公室

魏十篇，又名魏克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保定市育德中学党支部书记、保定市委书记、北京大学党史部书记、华北抗日民军一旅和冀鲁豫军区第一、五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冀鲁豫军区豫东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元月逝世。

一

魏十篇同志1911年生于河北省唐县东建阳村一个小康之家，他的父亲、母亲为人忠厚、乐善好施。

十篇7岁入私塾，不久，到邻村西建阳上小学，12岁又到拔茄村读高小，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成绩出众，且对人谦恭和蔼，长幼有序，所以甚得乡人赞誉。

在外边上学的富家子弟回村后趾高气扬，看不起人，与穷孩子不相往来，十篇却不是这样，他与小伙伴们亲密无间，视为知己。

有一次，村里一家地主送饭回来，几个穷孩子就围上去讨饭吃，地主宁将饭罐子打碎也不给孩子们吃，这件事给十篇印象很深，刺激很大。

旧社会人吃人的生活图景，在十篇幼小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烙印。他同情劳苦大众，憎恶黑暗现实，向往光明未来。1925年他高小毕业后，抱着寻找真理、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考入保定市育德中学。

育德中学素有革命传统。早在1921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邓中夏到保定讲学传播马克思主义，育德中学是第一批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建立了党组织，并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和“书报贩卖部”，暗售革命书刊，新文化运动十分活跃。魏十篇一入学就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积极投入革命活动。

他酷爱读书，尤与革命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如《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新青年》、《工人周刊》、《响导》等……在读书中，学到了许多马列主义真理。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勇敢地参加了党领导的群众游行示威，激发了强烈的爱国热忱。1926年10月，北洋军阀杀害保定地委书记高风，他亲眼看到高风同志临刑前大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从容就义的情景，使他受到深刻教育，因而更加靠近左派——他认为左派就是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保定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育德中学27名党员中仅剩习从真、刘连元、何其超等五名党员继续坚持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魏十篇毫无动摇，他更加靠近党组织，与党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在党的指导下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由于他一贯要求进步，立场坚定，经得起残酷的考验，于1927年夏季由习从真、刘连元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入党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样样工作干在前头，起模范带头作用，爱护同志如手足，进步同学都愿与他接近，自然成为党支部的骨干力量，不久就担任了校党支部书记，当时年仅16岁。

他任支部书记后，学校革命活动又活跃起来。他组织进步同学以学术研究名义恢复了“社会问题研究会”，并组织了读书会、辩论会。通过这些活动，有效地宣传了马列主义，批判了封建主义及改良主义，将进步学生吸引到党的周围，发展壮大党团组织。使脱离组织的党员又恢复了组织生活。到1928年，校内党员发展到40多名。

魏十篇同志在党组织的教育下，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没有农民这个广大的同盟军参加是不可能成功的。1927年寒假，就是他入党不久，回到了家乡——唐县东建阳村。他利用假期，传播革命思想，启发农民觉悟，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事实，还编了一首歌谣——《农民难》歌词是：

“农民难，农民难，瞧着农民真可怜，不锄地，就浇园，一天到晚不得闲，吃饭又得菜，生活又熬煎，土要穷种和大官，住高楼来吃大饭，哪里来的钱？哎哟哟，穷人的血和汗。”

这首歌，在村中很快流传开来，有的老大娘听着、唱着，不由得落下泪来。这对启发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翻身求解放是一个启示。他看到农民积极分子中有的具备了共产党员条件，就秘密发展了六村刘洛将、刘洛欢、魏振科、魏洛叔、蔡洛怀、蔡洛佐、魏洛进等7名党员，建立了唐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并在本村小学建立了少先队组织。

1928年上半年，很多党员被反动当局逮捕，环境残酷。这年5月顺直省委正式批准建立保定市委，二师学生党员侯喜全（伊静）任书记，魏十篇任组织委员，六中学生会党员于澄波任宣传委员，委员中还刘习真等。市委负责领导保定市及各县的革命活动。1929年9月，侯喜全被杀，省委又派魏十篇、于澄波、王志远、刘元士、刘佩珩6人组成保定市委，还兼特委。魏十篇任市委书记，继续领导革命斗争。

1929年，在他中学毕业前夕，为了鼓作同学们的革命士气，打击反动派的气焰，他与习从真联名写了一张揭露学校当局贪污、舞弊、迫害学生的大布告，张贴在学校大饭厅，吓得学校当局张惶失措，唯恐引起学潮，赶忙提前放了暑假。

中学毕业后，同学们都投考大学，家中也让他继续升学深造，然而他立志作一个职业革命者，毅然请求顺直省委给他分配工作，担起了顺直省委兼天津市的地下交通重任。不久，又调到河北省南部马头镇直豫特委作地下交通工作。

三

1930年初，直豫特委派魏十篇到冀北开辟革命阵地

他利用同学王存学的二兄王存善在本乡河南浚县赵岗村小学担任校董的职务之便，得到到赵岗小学供职。经与校董王存善、刘建猷商量，扩建了校舍，增加了班级，男女兼收。将小学改为浚县第九完小，魏十篇被聘为校长。从此，他开始以学校为基地，开辟革命工作。

7月，经直隸特委批准，在赵岗小学建立了淇、浚二县党的组织——“奇训区委”，魏十篇任书记，与丘江、齐彭育任组织与宣传委员。

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魏十篇指导7名青年教师精选教材，认真备课，改进教学方法，很快提高了教学质量，受到学生家长们的的好评。同时，教师对学生普遍进行家访，与学生家长促膝谈心，帮助割草、送粪、收割庄稼，资助困难学生等。卫贤集村孟昭芳、交卸村翁资辉等学生，因家贫要求辍学，魏十篇就借给他们钱解决了临时困难，使之继续在校学习，这样，老师与群众逐步加深了感情，这到了在群众中立足的目的，为开展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础。

为了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语文课选了一些有进步思想的课文，对学习进行启发诱导，还通过讲故事，教唱革命歌曲，讲时事政治或介绍进步书刊直接进行革命宣传教育。魏十篇善于用诗歌形式编写政治讲义，这样的讲义深入浅出，顺口易记，如：

“谁做工来谁吃饭，不做工的全滚蛋。”

“五月一日冒火花，世界工人争三八，气坏每个资本家。”

“可恨万恶资本家，工人血汗全归他，高楼大厦他取乐，可把工人都苦煞。”

他将在家乡编的歌子《农民难》教给学生，学生回家又教给父兄，使这支歌在赵岗一带也流传开来。

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激起了广大学生对封建制度和剥削阶级的痛恨，以及改变黑暗现实的强烈愿望。一天，魏十篇在田野给学生讲

完革命故事之后说：“你们村里地主，不劳动，雇长工，放高利贷，剥削人吃好的穿好的，合理不合理？”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合理！”“不合理怎么办？”有的学生说：“不给他当长工！”有的说：“打倒他！”赵岗村大地主刘成勋的三女儿刘慧芬写了一篇《改造父业》的日记，批判了自己家庭的剥削罪恶。在学生迅速觉醒，并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的情况下，学校成立了少先队和学生青年军。

在课余时间，教师们走到田间地头、牛棚马圈找贫农和长工亲切交谈，了解农民思想情况，揭示农民的痛苦，讲天下穷人是一家，宣传党的主张，指出工农团结起来闹翻身求解放的道路。

为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赵岗学校办了平民夜校，物色贫雇农青年到夜校学习，学员很快达到五、六十人。夜校自编了文化课本和政治讲义，免费发给学员，使夜校学员与在校学生受到同样的思想教育。魏十篇、马五江、齐彭育都担任了夜校教师，每晚教学两个钟头。在教学过程中，常常讲国内外大事和当前阶级斗争现实情况，以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激发学员的革命积极性。

魏十篇讲证言有哲理，明确透彻，感情浓厚，有时使学员啼哭哭泣。有时说：“灯不拨不亮，魏校长一讲，心里就亮堂了。”有时说：“魏校长最了解农民的苦，懂得农民的心。”

区委还发动学生骨干和夜校学员利用亲戚关系到其他村庄串联，召开秘密会，进行思想发动，在广泛思想发动的过程中注意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仅半年时间，在十几个村庄就

发展党、团员50多名，建起7个农民协会，会员达百余人。

区 区委还根据阶级斗争实际印制革命传单，书写革命标语，组织积极分子，利用夜间到各村去散发，有时将打倒地主的标语口号贴在地主家大门上，有时刻在树上。

1930年底，由于受“立三路线”影响，青训区委计划收缴地主枪支举行武装暴动。魏十篇同志引起当地地主跟绅注意。大地主刘全仁、刘凤勋常常亲自到学校窥探情况。探听风声，赵岗村刘子郁在开封教书，给恶霸地主刘洛恩来信说：“咱村学校已影响到开封市，闹的满城风雨，要立即把他们赶走。”

暴动前夕，魏十篇在村边场上与一个长工谈话被地主刘凤勋发现，刘凤勋立即召集刘凤勋、刘全仁等十余名地主密谋对策，决定到校闹事，把魏十篇等人抓送到县。校董王存善对刘凤勋说：“魏校是我请来的，让他们走好了。”此时，魏十篇与区委成员还是计划缴地主枪支，到太行山区打游击。可是，刘凤勋、刘全仁纠集狗腿子王坤突然武装闯入学校，贴出“打倒魏、马、齐，学校改规矩”标语，声称将魏十篇、马五江、齐彭育驱逐出境。在此情况下，还有人主张明争暗斗，进行经济斗争。事出突然，魏十篇同志这才根据眼前情势，为避免损失，决定暂时离校。区委成员离校前，许多学生日夜守卫，有的学生痛哭流涕。大地主刘洛恩说：“你们哭什么，死了爹还是死了娘！”

校董王存善用马车送魏十篇、马五江、齐彭育三位老师上路，许多学生不顾地主的谩骂列队送行。五年级学生李法喜、崔好义、张